

训诂原理与《论语》疑难词句释证

李光懋*

【目 录】

1. 绪论
2. 以训诂方法解读《论语》的词义
3.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的‘人’与‘民’
4.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5. “贤贤易色”

【摘要】

传统文化经典《论语》，语言简练，意蕴深刻，是涵盖了文史哲道德修养，而相关解读和诠释文献不可胜数，然而部分疑难词句歧解议论纷纷，使得读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解读《论语》，首先要从句子的旁证和字的本意着手，必须从文献和训诂出发方可准确地解释《论语》原意和语言文字。解读《论语》还需要找出文献依据来佐证自己的判断。文献依据以共识的文献为主，《论语》的章节是旁证首选，其他同时代的典籍，尤其是孔子的著作等文献。训诂学的最主要任务为通过探求古代的词义来解读古书，我们这里通过训诂学的词和字义，加以上下文的旁证，试图解读《论语》几项疑难词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的‘人’与‘民’，我们认为‘人’不是指‘官’，‘民’不是指‘奴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的‘使由使知’我们持着传统的说法，这两句话不仅不表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而且恰恰相反，它们是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贤贤易色’中的‘易色’我们按照王引之的“审句例”和杨逢彬的说法，这里的“易”字在应解释为“轻视”。这样就可以翻译为：‘尊重贤德，轻视美色’。

【关键词】论语；训诂；词和字；人与民；使由使知；贤贤易色。

* 호남대학교 중국어학과 조교수 (leewc88@naver.com)

1. 绪论

训诂学在中国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除了许多名家名著,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对保存东方文化遗产立了汗马功劳吗,但是在近代却发展缓慢,一直未能跻身于现代科学的行列。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缺乏系统理论的缘故,由于系统理论的而缺乏,旧训诂学中虽含很多科学的原理,但往往被材料所淹没,既无统一的术语,又少祥明的方法,要想为现代人所接受是很困难的。所以,训诂学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改造,制定其术语,发掘其原理,分解其方法,用科学的现代语言表述之,才能在实际中普及。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应把前人的成果继承下来。我们从理论上分清字和词不同,同时在实践中注意字与词的差异,它们之间存在的参差不齐的对当关系,要准确地认识训诂现象,辨识提供给我们训诂材料的经典,解读经典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词义的解释除了考察形音义的训诂方法以外,还要联系上下文,要作多方面的探索。

传统文化经典《论语》,语言简练,意蕴深刻,是涵盖了文史哲道德修养,立身处世等多方面的内容。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国乃至东方精神面貌的第一书。认为“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¹⁾外国学者誉其为“至高无上的世界第一书”。这样的认识,使得《论语》拥有者广大的读者群体,古往今来研究者很多,相关解读和诠释文献不可胜数,然而部分疑难词句歧解议论纷纷,使得读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解读《论语》,首先,要从句子的旁证和字的本意着手,必须从文献和训诂出发方可准确地解释《论语》原意和语言文字。证明词义要以训诂的方法,训诂学中的旁证和互证在词义的考证和诠释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所以能在素无古注的情况下建立新训,在众说纷纭之中断定是非,在古奥难解的意义上化难为易,其原因就是它突破了就字证字的孤立做法,而采用综合分析,纵横比较的方法。结合原文的上下文语境,参照典籍,从字的本意和训诂方法解读《论语》的语言文字。由于时代变迁,古汉语的字义和语法会发生变化,因此,要根据与《论语》时间相近的典籍来判断。其次,通过语言环境,语境及意识形态来验证。我们在参照原语语境因素的同时也会受解读的语境因素影响,社会环境、意识形态、读者等都可能影响到原意的解读,所以要体现《论语》的原意,读者要优先考虑源语的语境因素,读者的语境因素要服从源语语境因素。然而,《论语》中的语旨大多是不明确的,所以就要参照相依相存和整体意识。换言之,由于情景语境、词义和意识形态是一个统一体,在情景语境不完整的情况下,读者要考虑与该情景语境相对应的语义和整体意识。情景语境缺失的空位由言外语境这个统一体的语义和

1) 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走向世界》,第5期,1989, pp. 67-68。

整体意识来弥补。有时,语境因素验证的结果会与词义语法的解读相悖,这时候要自上而下从语境角度从新来看词义语法,所以整个解读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读者以对具体的词义、语法的解读为起点,通过参照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语类和意识形态来确定本意。此外,解读《论语》还需要找出文献依据来佐证自己的判断。文献依据以共识的文献为主,《论语》的章节是旁证首选,其他同时代的典籍,尤其是孔子的著作,均可以用来参照。

2. 以训诂方法解读《论语》的词义

训诂学的最主要任务为通过探求古代的词义来解读古书,训诂原理所说的字和词,在深入探讨过程中会发现,是两个不同概念,它们在总体上和本质上不是同一个所属,可不少学者混淆这一点。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表意单位,也就是语义训释的最基本单位。词所包含的内容为词义,形式是词形,我们用口头形式上出现的是音,书面上出现的是字形。在口语中,词是音与义融合在一起,是音与义的结合体,在书面上词语义结合后再以字的形体来记录,概括来说,也就是形音义的结合。

字指的是文字每一个的个体,字记录词,承受了在此中已经结合了的音与义,同时又以形体为自己的独有形式。训诂材料都是用文字记录的书面材料,而且古代汉语又以单音节词为主,绝大多数符合一字即一词的原则。在古代的训诂材料中所说的“字”就是今天的词。词是语言本身的构建材料,而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一方面受语言制约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它自己不受语言制约而独特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律。例如,词派生出新词后,可以推动字的孳乳,这是文字受语言制约的一面。但也有不因词的产生而造异体字,还有产生了新词而不造新字的“本无其字,依声托字”的假借现象,这是文字摆脱语言制约,依照自身规律的发展变化。此外,文字和语言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在讨论它们的历史发展时,不能混为一谈。就字的构形来讲,独体字先于由它所构成的合体字;但是,在语言中,独体字所记录的词,不一定先于合体字所记录的词。我们使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由于通假和文字兼职现象的存在,导致字与词的对当关系的不平衡,不整齐,加上异体字不可避免的出现,使同词异字和异词同字现象较多地存在。分析训诂材料是要注意不可任意地以字代词。即使是古代汉语,也并非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的,再多音节的单纯词或合成词中,字与词就相互不能联系,成为不同的内容了。在这种情况下,字仅标识语音而不标识语义。

从理论上分清字和词,在实际运用中注意字与词的差异和它们之间不整齐的对当关

系,对准确地认识训诂现象,辨识训诂材料,有很重要的意义。词义的解释除了考察形音义的训诂方法以外还要联系上下文,要作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时”有不同的解释。何晏《集解》:“王曰:‘时者,以时诵习之’”,把“时”解作“以时”。邢昺疏以时有三时,一是身中时,如十岁出外就学,十三岁学乐诵诗。二是年中时,如春秋学礼乐,冬夏学诗书。三是日中时,日日所习。这样解释,“以时”有三个意义,按年龄,按季节,按日日。在这里的“时习”到底属哪项意义呢?朱熹《集注》里作“时时习之”,取了“日日”一义,“时时”即“日日”,我们再看下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远方的朋友来看他,即使不被认知,也不愠怒,可见这里讲的不是孩子的学习,已经是成人君子了。如按年龄或季节解,只能指学童讲。按朱熹的“时时习之”按日日说方得讲通。

再如:《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毋吾以”的“以”字有几种解释:《注疏》:“孔曰:‘言我问女(汝),女无以我长故难对’”《集注》:“言我虽年少(稍)长于女,然女勿以我年长而难言。”“毋吾以”皆解作“毋以我”“以”作“因”解。原文“毋吾以”,解作不要因为我年长故难于回答,“年长故”²⁾的意思上述提过,“难于回答”的意思上句没有,在这句里也没有,是解的人加出来的。《正义》:“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长,已衰老,无人用我也。”这里释“毋我以”为“无人用我”,以,用也。又《释文》云:“‘吾以’,郑本作‘已’,郑谓‘毋以我长之故’,已(止)而不言。已,止也,义似迂曲”这里对“毋吾以”作不要因我而停止说话,“不言”原文里没有。这里的三种解释,都加进了原文中没有的话。就拿原文说:一,因为我比你们长一点,不要因为吾,话没有说完,不好讲。二,因为我比你们长一点,没有人用我。意思全了,既说“一曰”,谦言长得不多,当还未老,何以不用,也无法解释清楚。三,“已”作“止”,用了“毋”字,动词“已”当提前,即“毋已吾,”不要止我,不能得出不要因为我而停止不说,因为这里“止”的宾语是“我”,这种解释语法不顺,无法讲通。除去三说,再看二说,二说讲无人用我,但就下文看,是要学生讲有人用他们,他们将怎样办,是言志,不是讨论用不用问题,所以把“无吾以”解作无人用我,跟下文讨论的问题不合。那么在这三种解释中选用哪一种说法才好呢?还是结合全篇来看,要学生们言志,不要因我年长而不言,还是以一说为恰当。这是另一种情况,原文有省略,解释时作补充,这种补充要结合全篇用意来考虑。以训诂方法解释词义,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和同时共识解释语句,讲的全面而深入的,要推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阐释的循环”:

2) 崔南圭,〈《甲骨文虚词词典》 중 ‘用’ 과 ‘以’ 자의 虚词 용법 분석에 대한 고찰〉,《中国人文学》,第60辑,中国人文学会, 2015. 08, pp. 6-13。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桃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崇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

另一方面，解读古书中独出机杼发为得出新解，虽有新颖而创造性的发明，但未必符合当时的语言实际，新解必须是在全面掌握预料的基础上得出，而且放到特定上下文中必须文从字顺。我们认为，以往诸家之说都不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是有的，但并不多见。我们考察诸家之说中，那家之说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也就哪家之说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进而确定其他诸家之说的非正确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王力先生说：

“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之中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但是特可能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因为都是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么，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³⁾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王力先生指出的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许多研究者依然认为解读某一词句十人十说是在正常不过的了。在此种背景下，谁的说法最好，就如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个问题》中指出的，端赖“新颖可喜”。而“新颖可喜”的最重要指标便是能否“裁断众流，独出机杼”。一部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书中，却没有多少“裁断众流，独出机杼”之说，当然便是“严重缺乏创新”了。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讲求可验证可重复的，也即用某种科学方法研究某一问题，多人分头研究，最终殊途同归。

3.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的‘人’与‘民’

在儒家思想里，人和民两个不同的概念，文言文中的“人”和“民”，这两个字在古代的运用上是有区别的。《论语·学而》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的“人”指的是国君左右的近臣；《唐太宗李世民》重用犯颜直谏的

3) 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p. 518。

魏征做宰相，人们称赞他用人不疑的精神；清代郑板桥的为官之道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民是相对官而言，凡是不做官的都可以称做“民”。“民”本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民”字的构型源自奴隶或者下层民众的猥琐形象。其上部是一只眼睛，下部则是一个“十”字。

郭沫若将此处的“十”字释义成一把锥子，认为“民”是被刺瞎了左眼的奴隶，为众多学者所赞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十”代表了目光向下，即低眉顺眼。不管哪种解释，都承认“民”字指的是身份低贱者。而“人”字是叉开双腿站着的形象，自有英武之状。尽管如此，这不过是针对字形而言，或有人说“人”，应该是指那些关心国家大事，想要参与进去的人，即所谓的“学成文武艺”准备“卖与帝王家”的人，在《论语》中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人。

而“民”则是那些没有“行有余力”的。所以有所为的仁人志士，没有仁民或志民。是不是这样讲，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勉强的。这只是《论语》中的“人”的一部分意思，如《颜渊第十二》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人”与“民”的差别在于“民”是使唤的对象，“人”则不是。和“民”在一起的，都是“使民”、“养民”、“临其民”、“务民”、“足民”、“博施于民”、“教民”。这些都是“民”作为宾语。如果“民”作为主语，则有“民免而无耻”、“民服”、“民不服”很明显，这里都泛指人的。《曹刿论战》一文中，在齐国军队攻打各国，鲁庄公准备迎战的情况下，曹刿拜见了鲁庄公，有这么一段对话：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民弗从也。”其中鲁庄公所说的“必以分人”中的“人”指的就是鲁庄公左右的近臣，而曹刿的“民弗从也”中的“民”则是指的老百姓。

《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人”和“民”有不同的解释。《注疏》：“包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训释“爱人”为爱民，以“人”为“民”《集注》：“故爱民必先于节用”。刘宝楠《论语正义》：“刘逢禄《论语述何篇》：‘人谓大臣群臣，《易·讼》九二爻：邑人三百户，举大数，谓天子上大夫爱地视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则人非民，故解为大臣群臣，于义亦通。”这里引的《易经·讼卦》“邑人三百户”，说这个邑里有人家三百户，是个小邑。这里的“人”不是官。有一种解释，认为“人”与“民”是对称关系，“人”指统治阶级中人，民指奴隶。这里对“人”和“民”就有三种解释：一，都是民；二，人指官，民指民；三，人指统治者，民指奴隶。人是不是指官，民是不是指的是奴隶，我们从《论语》的全书中找到这三种解释中哪个是正确的。

《论语·雍也》称颜回“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个大人大概不是

官，官不会住在陋巷里。也看不到住在陋巷里的颜回，不会替他不堪其忧。再如：“伯牛有疾，子问之”“斯人也有斯疾也？”这个人指伯牛，伯牛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没有做过官。《论语·述而》：“诲人不倦”的人，孔子教的学生大都没有做官。《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丈荷蓑，”“植其杖而芸”这个丈人是种田的农民，更不是官。从以上几个例子看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官，不是统治者，把人解作官或统治者，显然不合。从治千乘之国来说，官少民多，这个爱人自以民为主，所以汉儒宋儒解爱人为爱民，是符合愿意的。“人”不是指“官”已明了，“民”该怎么解释，《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注：“丧尽其礼”，“祭尽其诚，民德归厚”，假如民指奴隶，那么贵族尽礼跟奴隶有何关系？《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明显不是对奴隶的，后一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不是对奴隶的。奴隶跟政、德、礼都没有关系，这里的“民”显然不是指奴隶。再有“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里的“民”显然不是奴隶，奴隶对国君的举直举枉不会有什么关心，也没有力量去关心它。这说明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光看上下文还不够，还要看全书中用这个词的句子来定。

4.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注疏和句读是没有特大的错误，是正确的，现代近期出现的不可胜数的说法反而有问题的，古今对于“使由使知”两句可分为传统注疏、现代训释和当代训释三个阶段。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从1980年代以来愚民说即遭到了人们的持续反思和批评。从郭店简《尊德义》来看，“使由使知”两句并不表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它们的大意是：人民可以让他们跟从大道，但无法使他们知晓、认识到道本身。

近人杨伯峻《译注》说：“这两句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⁴⁾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后人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不很妥当，于是别生解释，意在为圣人‘孔子’维护，虽煞费苦心，反失孔子本意。如刘宝楠《正义》以为‘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字亦指弟子’。自古以来亦曾未有以‘民’代‘弟子’者。宦懋庸《论语

4)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稽》则云：‘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则原文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古人无此语法。”⁵⁾杨逢彬《译注》所说是正确的。古代的语法罕见主语后直接接“可”字作谓语者⁶⁾；《左传》襄公三年：“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如上2例午、赤都是专有名词。主语直接接‘可’的否定形式表示某某不同意，某某不认可，以下文献材料中并不罕见，如：

“子良不可”（《左传》宣公四年）

“公赂之，请绥师，文子不可”（成公八年）

“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昭公二十五年）

“赵孟不可”（定公十三年）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可”（哀公十六年）

以上5例“不可”都是“不同意”的意思。但主语直接接“可”字表示某某同意某某认可的，却似乎只有《孟子》中一例：“百官族人可，谓曰知”。“百官族人可”似乎是“百官族人赞同认可”之意。但从赵岐《注》⁷⁾朱熹《集注》到焦循《正义》均语焉不详，说不清楚；而且也均未在“可”下读断，而作“百官族人可谓曰知”朱熹且说“‘可谓曰知’，疑有阙误”，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虽然在“可”下逗开，也只是说“他（指朱熹）也不甚了解诂，赵岐《注》也没说明白，暂且以我们的意思译出”。由此观之，“民可”点断，理解为“民以为可”，是不可靠的。同样，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不可行的。《论语》时代语言中固然有“可使”“不可使”用法，但是，这里的“使”是“出使”之意。《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沈玉成译：“他不配出使反而对使者骄傲，这是国家的蛀虫。”襄公二十六年：“公曰：‘若。孰可使也？’”沈译：“晋侯说：‘好。谁可以做使呢？’”⁸⁾类似的有《国语·晋语》“知礼可使”，谓公子挚懂得礼教，可以出使也。

《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前两句一般断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是不对的。且这里的“而”字用法应换做“若”“如”方可⁹⁾。断作“民可使导之，而不可使知之”则文从字顺。“民可使由之”的读法，其实在孔子时代的语言中常见的。如：“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

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p. 81。

6) 杨逢彬，〈《论语》词语考释5则〉，《长江学术》，第3期，2015，p. 109。

7) 李学勤等，《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 131。

8) 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p. 310。

9) 안기섭, 김은희, 〈先秦兩漢 시기를 중심으로〉, 《中国人文科学》, 第51辑, 中国人文学会, 2012. 08, pp. 43-51。

也”（《公冶长》），“雍也，可使南面”（《雍也》）“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先进》），也不难找到以“民”为主语的例子，如：“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五辅》），再如：“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管子·君臣下》）等比比皆是。

《论语》“民可使由之”与《尊德义》简“民可使道之”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论语》“使由使知”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如何理解此一句。“不可使知之”是何意，它是愚民说吗？这是大家争论的焦点。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利用郭店简来作研究的学者亦批评所谓愚民说，同时对“不可使知之”作了正面解释。

首先，《论语·泰伯》“使由使知”两句或《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的两“可”字，都是“能够”的意思。这两句中的“可”可以训“可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此“可以”又是什么意思呢？学界有两种训诂，一种训为“同意”，一种训为“能够”。我们认为后一种是正确的，因为从宏观道理来看，儒家虽然承认人有上智、下愚的先天差别，以及后天智识水平的差异和高低不同，但确实没有愚民的主张。实际上，儒家强烈主张对百姓作教化，而这种主张的前提又是以承认民可教化及承认其知识在教化的环境下可以不断增长为前提的。再次，从具体语境来看，《尊德义》讲‘以德为政’和‘以德为教’，认为“为政”应当“教导之取先”，都是以肯定“道”可学、需要学习“道”以及肯定百姓的智慧可以不断增长为前提的，与《论语》所述孔子思想完全一致。由此看来，“可使”“不可使”的“可”字，都应当训为“能够”，而不应当训为“同意”。无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在文中都包含有主观的“禁止”和“强迫”之义，与下文“民可导也，不可强也”相矛盾。不仅如此，此训释与《成之闻之》“是以民可敬导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也是相悖的。竹书说，治理老百姓可以引导，但不能够蔽塞之；可以驾馭，但不能够逼迫之。《成之闻之》明确说“不可掩”，可见儒家在政治上确实不主张实行所谓愚民政策。此外，从先秦语料来看，“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和“而民可使治”（《管子·五辅》）的诸“可”字，都是“能够”之义。另外，《王力古代汉语字典》说：“在能愿式中，‘能’表示主动，‘可’表示被动。例如‘能食’表示能够吃；‘可食’表示可以被吃。‘能行’表示能做事；‘可行’表示可以被实行。”¹⁰⁾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可使”“不可使”的两“可”字，是一个能愿动词。总之，《论语·泰伯》

10) 王力主编，《王力古代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p. 10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竹书《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可”字，都是“能够”而不是“同意”之义。

“可使”“不可使”中的两“使”字，虽然有个别学者的训解不同，但绝大多数学者训为“让”和“致使”，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因此在此对于这两句中的“使”字就不必再作讨论了。复次，“不可使知之”的“知”字，传统注疏均训为“知晓”；但近来，廖名春、刘忠德、李锐等人提出了新解，他们都认为“知”有强迫的意义，只不过廖氏将“知”字读为“折”，“折”训为“折服”；而刘忠德、李锐训“知”为“主持、掌管”，并引申为“控制、强迫”之义。现在看来，这几位先生的训解是有问题的。“知”虽然与“折”声通，但“折服”未必包含强迫之义。“折服”有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之不同，在我们看来，前者即不属于所谓强迫。“不可使知之”是一个被动句，其主语是“民”，“使”下省略了宾语“他们”（代指民众），因此若将“知之”解释为“控制他们”，这是不通的。传统注疏训“知”为“知晓”，我们认为这种传统解释是正确的，经得起人们的推敲。

关于“不可使知之”的“之”字，学者有几种训释，其中一种认为是无实义的助词，另一种认为是代词。大部分学者将“之”看作代词，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不过，对于“之”指代什么，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它指代“君”“王”，这见于刘信芳的训解；一种认为它指代“道路”，这见于杨伯峻的翻译，或指代“王教”，这见于李景林的解释。从《尊德义》的上下文来看，“之”指代“道”或指代“人道”，不过后者更为准确。杨伯峻译为“道路”，从《论语·泰伯》来看，这是允许的。“道路”具有隐喻义，它可以喻指抽象的人道。李景林从传统注疏出发将“道”理解为“王教”，这是恰当的。从实际内容来看，“人道”是指伦常和礼乐，“王教”亦指伦常、礼乐之教，它们是完全统一的。

至此，我们对于《论语·泰伯》“使由使知”问题的检讨和解释详细讨论了一遍，事实上这两句话不仅不表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而且恰恰相反，它们是孔子“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以孔子为首的儒家认为人民经过教化之后即可以更方便地践行人道，但是仍难以让他们知晓道理之所在。不过，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孔子并没有说百姓永远不可能知“道”。就对于“道”的觉悟能力来说，孔子承认圣贤与普通民众有别，甚至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古人注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愚的，它与上智、下愚相对的“民愚”概念迥异。有些学者把它忽略，而混淆了“民愚”和“愚民”两个概念；有些学者则出于时势的蛊惑或逼迫，将儒家在教化问题上的复杂性径直断定为所谓愚民政策，这种观点是很不客观的，因而是不对的。总之，《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可以翻译为：人民可以让他们跟从大道，但无法使他们知晓、认识到道本身。其实，“使由使知”句本身不会那么难解的问题。

5. “贤贤易色”

《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对这一章的解读，从“事父母……吾必谓之学矣”一段各家解读大同小异。对于“贤贤易色”一语，历代解读分歧就大了。何晏《论语注疏》：“贤贤易色”者，上“贤”，谓好尚之也。下“贤”，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贤贤易色”。汉孔安国解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¹¹⁾”宋邢昺《论语注疏》疏曰：“‘贤贤易色’者，上‘贤’字，谓好尚也。下‘贤’字，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悦之，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贤贤易色’也。”朱熹《四书集注》：“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解曰：“宋氏翔凤《朴学斋札记》：‘三代之学，皆明人伦。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今按：夫妇为人伦之始，故此文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汉书·李寻传》引此文，颜师古注‘易色，轻略于色，不贵之也。’”辜鸿铭《辜鸿铭讲论语》：“贤贤易色”是指：大丈夫当如欣赏女人之美一样去追求他人身上值得追求的东西。钱穆《论语新解》：“贤贤易色”是指：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李泽厚《论语今读》：“贤贤易色”是指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曰：“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贤贤易色”是指：尊敬贤者，轻视美色。南怀瑾《论语别裁》：“色”字解释为态度、形色，“贤贤易色”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¹²⁾

诸家所释，各执己见，黄侃《论语集解义疏》所引“一通云：上贤字，犹尊重也。下贤字，谓贤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似符合子夏语意。该句是谈对待贤者的态度。前“贤”字是意动用法，有“尊重”义；后“贤”字，是名词，指的是贤人。“贤”字的动词用法，古籍上并不难找，如《礼记·礼运》：“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孔颖达疏：“贤，犹崇重也”《新唐书·姚崇传》：“崇奏决若流，武侯贤之，即拜侍郎”。前两个“贤贤”的解释诸家解读略同，可后两个字“易色”则大为不同。

“贤贤易色”仅仅共四个字，我们不妨从训诂的角度分析每个字的意义。首“贤”字当“尊敬”讲，这个问题不大，学者都共识的，第二个“贤”字当“贤德”或“贤者”

11)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p. 81。

讲,“贤者”与“贤德”,在主旨上差异不大,亦可讲得通。第三个字“易”字则学者各执己见,解释差异就大了。“易”有很多意思,概括为大致有以下两个:一是解做“交换”、“改变,更改”,何晏、朱熹等持此见,二是解做“轻视”,含有“不以为意”的意思。杨逢彬持此见。第四个字“色”字,除南怀瑾解释为“态度”外,其他各家均解释为“美色、容貌”。对于“色”字的解释,我们也同意各家解作为“美色、容貌”。孔子教人,主要是“人伦”。子夏说的这几件事,“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都与“五伦”有关系,“贤贤易色”一语与后面几句的关系明显的统属关系。第一句该是“人伦”,才符合上下文意,那么“易”字在到底是该解释为“改变”,还是解释为“轻视”呢?清王引之提出通过“审句例”可以推定句意,他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意思是根据古代的语言习惯来推定句子的意思。对此,杨逢彬在《论语新注新译》里说:

“‘易’有两解,一为‘交换’,一为‘轻视’,我们取后者。因为,那一时代,表达‘用……交换……’,大多用‘以……易……’句式,例如:‘以乱易整,不武。’(《左传》)‘以羊易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偶尔也用‘易之以……’或‘与……易……’句式。例如:‘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孟子》)‘逢丑父与公易位。’(《左传》)。可见,如果释‘易’为‘交换’,则当为‘以贤贤易色’。而‘易’表‘轻视’的句子,都是‘易’直接接宾语。例如:‘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晋师败绩,易秦故也。’(均见《左传》)‘贤贤易色’句式正同‘贵货易土’,是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

按照王引之的“审句例”和杨逢彬的说法,这里的“易”字在应解释为“轻视”。这样就可以翻译为:“尊重贤德,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尽全力;侍奉君上,有能够献身;和朋友相交,要言而有信。这种人,即使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很有学问了。”子夏这章的意思,仍然是说学问重在实践人伦道德,并不是寻章摘句。他所说的这四个道德规范,拿到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对妻子,要论德不论色,这一点今天也应该这样。“事父母,能竭其力”,其实就是一个“孝道”,这个在今天也是应该提倡的。至于“事君,能致其身”,拿到今天说,或对独裁统治的愚忠我们不提了,但对工作、对公事,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是应该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正是我们社会最需要的,不管是商场还是政坛,“言而有信”都应该是我们起码的做人准则。

【参考文献】

- 안기섭、김은희, 〈先秦兩漢 시기를 중심으로〉, 《中国人文科学》, 第51辑, 中国人文学会, 2012. 08, pp. 43-51.
- 崔南圭, 〈《甲骨文虚词词典》중 ‘用’ 과 ‘以’ 자의 虚词 용법 분석에 대한 고찰〉, 《中国人文科学》, 第60辑, 中国人文学会, 2015. 08, pp. 6-13.
- 吴德耀, 〈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 《走向世界》, 第5期, 1989, pp. 67-68.
- 王 力,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0, p. 518.
- 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
- 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p. 81.
- 杨逢彬, 〈《论语》词语考释5则〉, 《长江学术》, 第3期, 2015, p. 109.
- 李学勤 等, 《孟子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p. 131.
- 王 力 主编, 《王力古代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 2000, p. 102.
- 何 晏, 《论语集解》, 儒藏精华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沈玉成, 《左转译文》, 中华书局, 1981, p. 310.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论语, 训诂, 词和字, 人与民, 使由使知, 贤贤易色				
	영문	Analects of Confucius, Exegetics, A Single Word, Person and People, Xianxianyise				
<div><div>The Principles of Exegetic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Difficult Words in the Analects</div><div>Lee, Gwang-Hyuk</div><div><p>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scripture represen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concise and meaningful language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into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ical humanities for moral discipline. However, there is a countless number of th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Analect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readers to guess which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good.</p><p>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should be focused on surrounding evidence and intention and use literature and exegesis for precision. This procedure can only shine light on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Analects.</p><p>For decode of the Analects, self-analysis based on literature must be done first. Major goals for exegetics research are to study meaning of old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so as to decode old books.</p><p>This study is to decode some of complicated lines in the Analects using methods of exegetics.</p><p>In the Analects, people(In, 人)does not mean organization(Gwan, 官) and people(Min, 民) does not mean slave. Based on studies of Wang Inji and Yang Bongmin,it is fair to interpret Yi(Yeok, 易) of Xianxianyise(Hyeon-hyeon-yeok-saek, 贤贤易色) as "negligence" and entire meaning of the phrase will be "Respect inner virtue and neglect outer beauty."</p></div></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이광혁 / 李光燮 / Lee, Gwang-Hyuk				
	소 속	호남대학교 중국어학과				
	Em@il	leewc88@naver.com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0.11.20	심 사 일	2020.11.30	게재확정일	2020.12.15